

沙澧写手

# 为农耕文明留存记忆

■王剑

郎纪山的散文多以农村的物和人作为背景，淳朴绵密，深情蕴藉。

郎纪山喜欢写乡村景物，故乡的麦田、夏日的瓜蔬、村头的树木及天空中声声动人的鸟鸣，都令他欣喜和眷恋。在他眼里，村人宅院的四周，总是长满了各种各样的树。无论是古槐、大官杨，还是沙梨和香椿，都让“略显荒冷的村庄有了色彩，有了暖意，有了生机”；天空中，总有灵性的大雁排着“一”字或“人”字的队形在诗意地飞翔。如果听不到“嘎嘎”的雁鸣，看不到排空的雁阵，就会使人感到莫名地失落；门前的竹林里，聚集了上百只鸟雀，歌声悠扬婉转，时急时缓，如应如答，卧床谛听，似缥缈之天籁，如悦耳之仙乐；宅前和路边的菜园里，“嫩绿的苋菜、荆芥，或青或紫的茄子，一嘟噜一嘟噜从架上垂下来的豆角，爬上墙头的丝瓜、葫芦、瓠子和南瓜，还有那上了棚架的松瓜”，都是那么活色生香，令人向往。阅读他的文字，我们仿佛走进了乡村饭场，吃到了外表焦黄、松软可口的菜馍，喝到了清香宜人的“倭瓜糊涂”，心中涌起一种暖暖的幸福感。

郎纪山擅长写乡村人物，这些人物都是底层的小人物，他们存大爱、行小善，乐观幽默、真实自然，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。半脱产干部靳铁铜是个大老粗，学问不深，但讲起话来不紧不慢、人情入理。他真正公道，干活总是抢在前面，“光头赤脚，穿个大裤头，光着黝黑的脊梁，咋看都不像个大队支部书记”，然而面对吃喝风，却敢于硬碰硬，是人人皆知的“铁公鸡”；剃头匠李洋儒手脚勤快，为人活道，一肚子俏皮话儿给人带来无穷的快乐；和尚麻二朝儿，练就了一身好武艺，行侠仗义，为民除害，成就了一段传奇；没头没脑的青玄，别看模样儿不才，但也有独特的生活智慧，他的无忧无虑，他对人生的通透感，让人不由得心生感慨。郎纪山笔下的这些人物，都是从“林林棵棵里钻出来的”，身上沾着露珠，散发着浓郁的泥土气息。他们卑微与善良交织、笨拙与智慧并存，共同成为乡村人物画廊里不可缺少的风景。

郎纪山最拿手的还是写乡村旧事。这些旧事，大多是“苦事”，一根“被汗渍得油光发亮”的桑木扁担，能牵出一家三代人讨生活的辛酸故事；一个粮囤，映出村人对灾荒年景的恐惧和艰难度日的精打细算；一间四透风的“灶火”，透着老一代人生活的苦涩和艰辛；一个有百余年历史的石蒜臼，却给简单而粗糙的农家饭食平添了几分滋味。当然，也有“喜事”。农闲时节，大家围坐在一起听评书，听薛庆和拉得出神入化的坠胡，听娄天一高亢嘹亮的唱腔，听小扈声声入耳的“变腔”，听到紧要处，村民们伸颈屏息，眉蹙心揪。要不，

就去村街上听戏。没有多少文化的乡民们说起唱曲子戏的赵尊玉、田瑞挺、介义太，唱梆子戏的贾妮儿、杨大申，唱越调戏的大金牙、孙书戴等名角，竟也是如数家珍。再不，就到村巷里听做小本买卖的生意人五花八门的吆喝声。缺吃少穿的庄稼人听了这些热闹，啥烦恼都忘了。如果哪里也不去，不妨躺在床上猜谜语，农村的谜语是“农家衣食住行的记录，是劳动生产场景的再现，是田野里的风，是村庄上空漂浮的炊烟”。

郎纪山的乡村旧事里，也有民间文化。在这里，我们可以知道哪些蔬菜不能用来招待客人，若犯了乡间待客礼数中的大忌，是会得罪人的；出嫁闺女要罢嫁娘，娘家人回礼时要送两把芭蕉扇、一个又长又圆的大松瓜，这个礼数叫“送扇”；“磨豆腐”要分捡豆、泡豆、磨浆、滤渣、烧煮、点卤、撇浆、盛脑儿、压厘等环节；婚丧嫁娶置办酒席是有礼数的，找什么样的厨子、请什么样的陪客、通知哪些老亲旧眷以及酒桌怎么摆、座位怎么坐都是有规矩的。这些都是祖祖辈辈口耳相传的民间智慧，是那个时代人们生存状态的一个缩影。令人遗憾的是，郎纪山笔下的很多老物件都消失了，或者正在消失。因此，从某种意义上来说，郎纪山就像是一个乡村文化记忆的垂钓者，用手中的笔，钩沉和记录着那些在城镇化进程中逐渐消失的事物。他的尝试和努力，不仅复原了几代人的传统文化记忆和生活记忆，也为农耕文明留存了一份逝去的乡愁。

郎纪山是一个有生活的人，他的文字自然率真、生动幽默，时不时蹦出来一句方言，冷不丁地点缀一两句俗语、歇后语，有细节、有温度、有质地、接地气，让人读起来很亲切。这都得益于作者流畅的语感和丰厚的生活积淀。当然，郎纪山散文的缺点也很明显，那就是结尾雷同，存有“厚古薄今”倾向，且文化层面的开掘深度不够，这无疑对作者的理论认知又提出了新的要求。

## 《水韵沙澧》文艺

本刊是漯河文学文艺爱好者的精神家园。本刊的宗旨是一如既往地为广大人民群众提供更多、更好的精神食粮，为传播先进文化不遗余力，并在这个过程中推出更多的新人新作，为我市的文化建设备足后劲。因此，我们将对那些有创作潜力的沙澧写手加大扶持力度，对水平较高的作品集来刊发；也会不定期推出各类体裁的专版，甚至会推出个人专版，并为其举行作品研讨会等。敬请关注。

# 高跷世家

■郎纪山

走高跷是一种很古老的民间艺术，我们这里叫“走高腿”，也叫“玩故事儿”。

早年间，乡下的村里都供有“社”。“社首”多由村里德高望重的长者担任，负责收取祭祀活动的费用，一般按农户的田亩数分摊。祭祀活动多在农历正月举行，称作“春祭”。以打铜器为主的叫“铜器社”，玩肘搁的叫“肘搁社”，走高腿的就叫“高腿社”。

所谓“武跷”，就是表演者表演时炫绝技，多是一些跳板凳、翻桌子一类的惊险动作。当然，“武跷”不是一般人会走的，没有个三年五载绝学不成。而“文跷”的重点是扮相和扭逗，要么唱功好，要么扮成丑角，动作滑稽且极度夸张，说白了就是逗乐子博人开心。

听老人们说，当年栗老洋的爷爷就是走高腿的好手。擅长“武跷”，跳板凳、翻桌子，如履平地；劈叉、翻筋斗、金鸡独立，一连串动作一气呵成，从未失过手。据说，有一年，九店街正月十六古庙会，街东、街西唱两台大戏，人山人海。一听说澧河北小栗庄的高腿社出动了，看戏的人潮水般涌过来，澧河上临时搭建的草桥上挤扛不动，掉进河里的就有好些人，为的就是要看小栗庄高腿社的“翻山”表演。表演“翻山”的就是栗老洋的爷爷。所谓“翻山”，就是腿上摆着四尺半的“高腿”，翻越三个高高擡起的八仙桌。

栗老洋的父亲擅走“文跷”，扮丑角，以饰《水漫金山》中的白蛇为拿手戏。他不但扮相俊俏，还天生一副婆娘腔，一曲“哭阳调儿”唱下来，千般的愁苦万般的哀怨，任你铁石心肠也会落泪。

可惜，这些都是听老辈人传说而已。

栗老洋初中毕业后去部队当了兵，复员回家后在镇街上开了一间理发店。从此，栗老洋就成了一个剃头匠。但进入腊月，栗老洋就鼓动着村里人玩高腿、排练节目。说是忙活了一年了，精神生活也该丰富丰富了。栗老洋没当兵前就玩过高腿，不过不是挑儿头，只跟在表演队伍里充个人数。那时他正当年，又有一副好身板，几年下来就成了高腿队里拔尖儿的。

大概是1977年正月，公社举行民间艺术

大赛，轮到小栗庄的高腿队出场了，栗老洋脸上涂了彩，穿着一身黄色服装，踩着鼓点儿，前走后退，手舞“花花棍儿”走在队伍前头。那三尺来长的“花花棍儿”，忽左忽右，上下翻飞，黏在手上一般。击左肩击右肩、击肘击膝、击后背击胸前，七星铜钱哗哗作响，似珠落玉盘，如雨打芭蕉，引得观者阵阵喝彩。

高腿队时而表演“满天星”，时而表演“八卦阵”，似天女散花，若游龙摆尾。“过场”走罢，开始表演“武场”。栗老洋先表演了一番“劈叉”，算是热身。压轴戏是表演“骑驴跨栏”。本来是表演“跳板凳”的，有好事者竟把体育课上的跨栏搬了出来，这就增加了跳的难度。十多道齐腰高的跨栏一溜摆开，只见栗老洋手扼缰绳，嘴里不停吆喝着，“骑”一头纸糊的“蹾驴”蹦蹦跳跳地过来了。众人都屏住了呼吸，看他如何“骑驴跨栏”。只见栗老洋缰绳一勒，吆喝一声“喂喂”，两条腿儿的“蹾驴”连蹦带跳就窜过了第一道跨栏。等众人回过神来的时候，十几道跨栏已经跳完了。观者惊呼不已：真算神了！

这一下，栗老洋在全公社算是出了大名。后来，栗老洋上了年岁，真正成了老洋，高腿年年走，就是玩不成“武场”了。但每年正月十六古庙会，栗老洋总会扮成“老婆儿样”，穿着一身大襟儿老蓝布衫，布衫上缀着小手巾儿，扎着裹腿，头戴花白的假发，脑后的发髻用网子网着，打扮得齐整整的，一手拿着芭蕉扇，挎个小竹篮，像是去闺女家走亲戚。一路上，他屁股扭得跟推着小车儿似的，还瘪着少牙没口的嘴不停地和围观者说俏皮话儿……

## 个人简历

郎纪山，1962年生，舞阳县郎庄村人，教师，曾就读于许昌师专中文系。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写作，后中断。2017年，重温写作旧梦，陆陆续续写了一些反映家长里短的小文，力求展现父老乡亲原汁原味的的生活状态，旨在为常人立传，书写他们的苦乐人生。曾在《漯河日报》等发表文学作品50余篇。

## 挚爱亲情

■苏辛

年前，一位四川好友说，她母亲可以代为制作腊肉、腊肠等物，有需要可以告诉她。老家豫中一向没有这样的食物，因此我订了几百元的东西给父母尝鲜。东西寄到后，母亲却舍不得吃，非要留着等过年我和弟弟到家后一起吃。我反复跟她说我们在外吃喝不愁，她可以先吃着，不够了我可以再买。母亲却说：“去年你回来，说喜欢吃家里的土豆，我没让你吃多少，你走后我一直心里不舒服。昨天早上我已经买了十斤在家里，等你回来就可以吃了。你想让我和你爸吃新鲜的，我们又怎么能吃得下独食？”

挂了电话，我想起母亲毕生爱吃的东西，没有一样是太贵的，因为我们是极其平凡甚至贫寒的农村人家。

豫中以面食为主，日常吃饭规矩是早晚饭都很随便，中午郑重些，但也郑重不到哪儿去，无非就是把肉食等东西做成午饭来吃。早晚饭多是稀的，或用面粉和水煮成的稀饭，或用玉米糝和水煮成的“糊涂（玉米粥）”，而用白米和水煮的米汤则是稀罕物，一年中登场的次数可以数得出来。与稀饭相比，大多数乡民最爱的还是“糊涂”。抓一两把玉米糝下锅搅匀，大火“咕嘟咕嘟”地煮到闻见香味便好。“糊涂”过不了两分钟就会在碗面上结一层软膜，像牛奶表层的奶膜一样。过去老人们爱沿着碗边，转着圈“舔溜舔溜”把粥喝完，这样

## 诗风词韵

# 触摸季节的花朵

■特约撰稿人 鲁银印

怎能不让人欢喜啊  
那些春天的使者  
它们准时守序，如约而至  
青涩的裙裾包裹了饱满的梦想

新娘在枝头探听晨曦的旋律  
为了那个温暖的问候娇羞而颤动  
伴随着鸟鸣翩翩起舞  
给每一个微笑奉上一簇芳香

直到逆行的风携细雨来袭  
天真和妩媚垂下眼帘  
悄悄地脱去了妖娆与轻薄  
向着辽远的秋天蓄存新的期望

## 故乡

■宋高波

一首曲调，绕过村庄、围堵  
萦绕在记忆的起点  
矮矮的屋檐，呢喃在疯长  
凹凸不平的断面在记忆里筑巢  
碰触着撩人的心跳  
抖落一地

关于我的纸短情长、年少轻狂  
故乡，是躬耕在田垄上的父亲  
是渐行渐远的惆怅  
寂寥的夜晚，揉碎了乡愁  
弥漫着浓烈的沧桑  
我的虔诚，挂在梦醒时分的脸上

## 一

走时，抚慰下关于陌生的惊悸  
压抑着心中的欣喜  
几乎是逃离，几乎是诀别  
门前的槐树摇曳着沉重的叹息  
异乡的夜晚，路口的那盏灯在闪  
一缕光抖落一地沧桑  
萦绕在心底的沙河湾，抑扬顿挫  
在夜深人静的寂寞里唱起  
一滴泪，溢出眼眶  
重重地砸在心上

## 心灵漫笔

■乔聚坤

我住在二楼。夏日的一天，友人到我书斋，看窗外绿叶掩映，惊讶道：“这棵树你怎么栽的？这大片绿叶遮掩你的窗户，让书斋如此凉爽。”我笑道：“此树非我栽，也非楼下住户栽。”朋友更奇：“那是天生的？”我便讲起这棵树的故事。

十年前的夏日，烈焰扑窗。我虽把窗关得严严的，但仍感到阳光之烈，仿佛要把玻璃烤化。我盼天阴，盼刮风，更盼下雨。

忽一日，窗外伸出两片绿叶，仿佛送来丝丝凉意。我细看，竟是椿树之叶，心想：“是否一楼栽了椿树？”我拉开窗户认真看，发现竟是

# 母亲爱吃的饭菜

喝，不会被烫到嘴巴。

母亲爱吃的是“糊涂”的进阶版，她称之为“菜汤”。锅里放上凉水，洗好一把黄豆丢进去一起煮，水开后不立刻下玉米糝，多“咕嘟”一会儿，待黄豆差不多煮熟了再下玉米糝。大火滚着，洗一把粉条丢进去，粉条也熟了，马上要起锅时，下菠菜、放盐，搅和一下立刻端起来。菜汤以咸香为主，吃起来有黄豆可咀嚼、有粉条可吸溜、有菠菜清口，嘴巴确实比“糊涂”忙碌多了。

还有个米汤的进阶版，母亲称之为“鱼钻沙”。我们老家不产米，通常一年也就买上二十来斤作为日常调剂，除了蒸来吃米饭，还会煮米汤做“糊涂”的替代品。老家做米汤的要点也是“稀”，一锅水不过用一两把米。但米汤也有两种做法，一种只有米和水，煮熟后，除去表面薄薄的一层米油，米是米、水是水，清爽得很。另一种是将要起锅时，勾入面粉做的稀糊，成品便稠了许多。我所爱的却是前者，于是我家出现的也多是前者。早餐的米汤吃不完时，晚上母亲便把剩菜——多是白菜——倒进去继续煮，煮开后继续放一把粉条。粉条自然就是鱼，米粒也就是沙了。这样的饭，蔬菜借了米的清气，米又偷得了菜的咸味和油香，“稀里哗啦”吃起来也很有趣。

两个吃食中都出现了同一种食材——粉条，由此可见，母亲的心头好之一就是粉条。老家是河南著名的粉条产区，但我不太爱吃这

# 春风花草香

■张西武

“迟日江山丽，春风花草香。”温暖的春天如约而至，走在回老家的路上，空气中弥漫着花草的香味。我边走边想，春天已经来了，母亲的春天在哪里呢？

上周末，我没提前打招呼就回老家看望母亲，没想到她一个人病倒在床上，怕给儿女添麻烦，竟也没给我们打个电话。看着躺在床上母亲的，我一阵心疼，嘘寒问暖一番后，再次央求母亲跟我一起回城里住。过去几年，我一直不放心母亲一个人生活，多次劝说母亲离开老屋，都被她拒绝了。固执的母亲说她习惯了一个人住，这大片的菜地她也舍不得撒手。

我边走边想，不知不觉就到了村头，有人迎面大声给我打招呼：“哟！城里人回来了，快回家帮你娘干活吧，她正在菜园子里种菜呢。”他是我儿时的伙伴，我们寒暄一番，他说：“不佩服你老娘不行，快八十岁了还一个劲儿地干。前几天我去劝她别干了，快跟儿子

到城里享福去。她却说儿子的日子也不宽绰，自己不能去当赘赘！她种这一园菜养一群鸡，除了养活自己，还能让你回来时多带些回城里吃，也接济一下你。”

这番话就像一根针扎在我的心窝，母亲从来没有告诉过我她心里的真实想法，我一直固执地以为她不通事理、不懂儿女的心。原来她不是喜欢一个人过，也不是贪恋老屋和菜园，而是她不想给儿女添负担，还想尽办法给儿女的生活以帮助。

走进破旧的院落，远远看见母亲佝偻着背在菜园里刨地。我顾不得进屋换衣服，直奔过去，抢过母亲手中的锄头说：“娘，我回来了。你歇会儿，我帮你刨地。”母亲看到我，开始问寒问暖。那一刻，我的泪水夺眶而出，我转过身，生怕被母亲发现。我指着满园生机勃勃的小草和四周花朵盛开的果树，对母亲说：“娘，以后我每周都回来帮你种菜。看看春天来了多好啊，我们一起迎接春暖花开！”

# 种一棵“生日树”

■雷华阳

我儿子是十年前的植树节出生的，他出生后的每一年生日，我都会为他种一棵“生日树”。近几年，他长大了，会自己种树了，我每年都会带他到郊区找一块阳光充足的空地，让他为自己种下一棵“生日树”。

“生日树”承载着我们美好的愿望。我希望孩子像树苗一样茁壮成长。儿子还小的时候，我种树时都会许下一个愿望，有时希望“儿子能健康成长”，有时希望“儿子能遇到一个好老师”……儿子渐渐长大，我带着他一起去种树，儿子也会把自己小小的愿望写在卡片上，把卡片埋在树下的土地里。后来树长高了，他就把愿望写成愿望牌，挂在最高的那一棵树上。路过那里的人，可能觉得新奇好玩吧，也会把自己的愿望写了挂在上面。

“生日树”寄托着我们无限的思念。儿子今年十岁了，我们也种了十棵树，这些年，儿子给每一棵树都取了名字。那年，儿子歪着小脑袋问我：“妈妈，你说这一棵树叫什么叫呢？”我蹲下去摸摸他的头，告诉他：“可以是人的名字，也可以是你喜欢的动画人物，也可以取家里任何人的名字……”后来，儿子用爷

爷的名字命名其中一棵树，因为爷爷已经去世，儿子每次去浇水，都会和“爷爷”对话。还有一棵树的名字是儿子的同学。她转学了，但儿子很喜欢她，就把一棵树用她的名字来命名。

“生日树”记载着我们难忘的故事。我们种下的树，都是很普通的树种，但每一棵树都有一个故事。儿子把去年种下的“生日树”取名“天使”，说希望“天使”能战胜新冠病毒这个“恶魔”。那时候我真的很感动、很欣慰，觉得他长大了，心中有了家国情怀。还有一棵树立得很茂盛，我们把它叫作“今天”，寓意是“今天”应该保持最好的状态，每一个“今天”都应该是最值得珍惜的。今年的“生日树”，我们种了一棵“万年青”，因为今年是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华诞，我们要祝愿伟大的党万年长青。

这些“生日树”，寄托着我们太多情感。我们常常为它们施肥、浇水、除草，我们在树下玩耍、聊天，在树叶上写下诗句、种满希望。希望我们的生活像这些树一样，枝繁叶茂，蒸蒸日上；更希望我们对儿子的爱如春雨，坚持默默灌溉，让他最终成长为一棵枝繁叶茂的大树……

# 绿叶掩窗

在漯河，很多人都爱种香椿、吃香椿。香椿芽可炒鸡蛋，可用盐腌渍成咸菜，味道好，易保存。即使椿叶老了，人们将它们和青椒腌在一起，又是一道好菜。香椿叶营养丰富，香椿木材是上等木材，可做家具、木梁等。

一日，楼下住户的女主人清理院子时发现了这棵椿树，要拿刀砍掉，恰巧让在阳台晒太阳的我看见，我忙呼“莫砍”。她笑道：“我怕这树遮住你窗户的光。”我忙道：“夏日绿叶满窗，我巴不得呢。”就这样，这棵香椿树生存下来，每年我都对它进行修剪，让它绿叶掩窗。

十年过去了。现在，香椿树干干如碗口粗，夏日不仅遮荫，还招来不少鸟儿。小鸟在枝叶间穿来跑去，时而看我读书、写作，时而静下来梳理羽毛。我观看它们，心中乐趣顿生。

